

印尼女婿寒川专访（上）

—— 齐亚蓉（新加坡）

缺失的原乡记忆

1950年暮春，金门榜林村。阴沉沉的天空欲雨不雨，近午时分，一间窄小、阴暗的屋子里传来一声婴孩的啼哭，但转瞬即被隆隆的炮声淹没，地面也瞬间一片湿漉漉。

“天天炮声不断，就叫你天炮吧。”怀抱婴孩的祖母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基字辈的天炮学名基砲（又名纪葆），其祖辈清末年间自泉州南安迁至金门，基砲属金门吕家第四代子孙。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也为了逃避“走壮丁”，其父辈三兄弟跟随祖父辈的脚步前后漂洋过海，大伯先行至马来西亚麻坡，后落脚印尼勿里洞，二伯及父亲的脚步则恒久停留在了新加坡。

五岁那年，基砲跟随母亲搭乘军用飞机辗转来到岛国与父亲团聚，他身后那扇朱红色大门缓缓关闭，连一丝缝隙都没留下，直到48年后才又重新开启。

所有缺失的原乡记忆，后来都化作了一首首诗篇，有欢笑，也有泪水，泼泼洒洒点缀着基砲似梦非梦的天空。

求学岁月

初抵狮城的基砲



寒川近影

跟父母住在大坡直落亚逸街230号二楼，与二伯父及三姑丈两家比邻而居，后来他的弟妹们相继在那里出世。集聚在那一带的多是闽南人，尤其金门人，原福建会馆的前身——天福宫（俗称妈祖宫）也坐落于那条街上。

七岁那年，基砲踏进了福建会馆属下的崇福小学，学校距他家仅几十步之遥。虽然此前并未接受过任何学前教育，入校最初几年的表现也普普通通，但断文识字后的基砲喜爱读书是不争的事实。他常常省下零用钱去学校旁边的书局买书，或者到住宅区的书摊租连环图书，这些书无疑成为他日后走上写作之路的基石。

到了小学五、六年级，他似乎突然开窍，成绩突飞猛进，名列前茅。毕业会考后，他顺利进入当时号称“东南亚最高学府”的华侨中学。

踏进华中的门槛是基砲人生中的一大转折：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精神食粮：几位知名作家老师（如丘絮絮、苗秀、卢涛等）成为他人人生道路上的指明灯。初三那年，知名诗人兼小说家丘絮絮担任他的文学史老师，在丘老师的影响下，班里的几个文学爱好者如莫洛、凌濛、绿叶、谢冰凝等纷纷奋笔疾书，基砲也成为其中的一员。他们还借来老师的作品反复研读，并试着在一些学生刊物上投稿。

时为校排球队代表的基砲投出的第一篇稿件是四千多字的散文《欢乐排球中》。话说一向称霸全星校际排球赛的华中代表队在那年的比赛中屈居亚军，队员们觉得有辱校誉，无不痛心疾首。群情激昂中，基砲挥笔泼墨，洋洋洒洒。文章写好后他即刻投去了《南



寒川早年全家福-摄于60年代中

洋商报》的“青年园地”版，然而三个月后却石沉大海，这令基砲焦急难安但又于心不甘。

于是他试图尝试省时省力的新诗创作，但寄出的几首诗也进了编辑的字纸篓。建立在发表欲基础上的写作欲就这样被彻底冲淡，热忱骤然下降，几近于零。

这年年底，他在书局购得一本《海涅诗选》，那些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诗句令他不能自己。重新爱上诗歌的基砲赶忙跑去学校图书馆找来几本有关诗歌理论的著述潜心钻研起来。

中四那年，他在报刊上看到一则《学习生活》征稿启事，于是重修旧稿，投石问路，一个月后终于梦想成真。

高一那年（1967年），他悼念丘絮絮老师的诗作《火中的诗》得以在《星洲日

报》“青年文艺版”刊出。这是他迈向文坛的第一步，虽然很小，但踏踏实实。

高二那年，他担任华中文学会会长兼壁报主编，开始在文学活动中崭露头角。同年10月，他在“全星加坡中学生诗歌创作比赛”中拔得头筹。这年年底，他以寒川为笔名，与新民中学的蓝平昌合著的诗集《火中的诗》出版，成为同学们心目中的“大作家”。

1969年，高中毕业的寒川顺利进入南洋大学中文系。甫一踏进南洋大学，寒川即参加了中文系的文学会，并出任副出版，第二年成为正出版。与此同时，他也参与了系文艺刊物《北斗》的编辑工作，还同时出任中文学会年刊的编辑及参与另一刊物《旱雷》的编辑。也在这一年，他的第二本诗集《红睡莲》问世。

大三那年，他又成为佛学刊物（年刊）《贝叶》的主编。

1972年，寒川大学毕业，跟所有男青年一样，踏出学校大门的寒川随即走进了兵营，成为了一名阿兵哥。

参与文学社团活动

1976年，寒川从